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四十四回 罵奸黨貞娘自縊 捏供詞莽漢遭殃

當時尹氏夫人叫道：“老爺，妾是一片忠言諫勸，豈料你仍甘心作奸臣黨羽，還防日後有傾家之禍，那時方悔不聽妻諫之言，反落得臭名與後人笑話！”沈禦史大喝道：“不賢之婦，日後縱然有傾復之禍，與你何涉何乾！”伸手兩個巴掌打去，旁邊眾丫環趨近，扯住老爺袍袖，勸道：“老爺萬勿動手！”眾丫環扶持主母，共歸內房，夫人坐下，呼喚丫環素蘭，往外堂屏後打聽老爺將三關將官如何審斷，即回來復知，丫環領命而不出表。且言沈禦史怒氣衝衝，不聽夫人勸諫，一出外堂，立即傳話升堂，早有差人帶著焦廷貴，渾身刑具，來到禦史堂上。那焦廷貴大聲大喝沈禦史的渾號道：“沈不清！你休得妄自尊大。”沈禦史拍案大喝道：“蠢奴才！法堂上還敢如此無禮，要怎的？”焦廷貴道：“焦老爺要回邊關去。”沈禦史道：“焦廷貴，今日本禦史奉旨，審訊楊宗保亂法欺君之事，速將狄青失征衣、冒功勞，楊宗保屈斬李成父子，你受了狄青多少財賦，怎生毆辱欽差，楊宗保妄奏財賦事，細細供來，以免動刑。”焦廷貴大喝道：“沈不清，你這烏禦史，說的什麼話，我焦老爺一概不知，休得多問！”沈禦史道：“本官也知不動刑法你怎肯招認！”便吩咐將他狠狠的夾起，差人領命，即將焦廷貴卸下腳鐐，一雙赤足，套入三根木中。焦廷貴道：“這個東西倒甚有趣。”沈禦史拍案喝道：“焦廷貴招認否？”焦廷貴道：“我焦老爺招取你狗命。”禦史再呼役人，將那夾棍一連三收，兩棍頭又加數十鎚，焦廷貴愈加大罵，大聲喝道：“沈不清，烏龜官，狗奴才！敢如此欺侮你焦老爺麼！”禦史道：“焦廷貴，本官勸你招了吧。”焦廷貴大罵道：“沈不清，割下我腦袋才算你的本領。”沈禦史想道：焦廷貴乃一硬漢，諒來不肯招認，不免做個假供。吩咐左右，將他松了刑棍，上了鐐具，發回大牢，待明天取他腦袋。

不表焦廷貴發下天牢，且說禦史退堂，回進書齋，做備假口供。當有丫環素蘭在屏後打探得分明，進至後堂，細細達知主母。尹氏夫人聽了，登時臉上無光，珠淚汪汪，打發丫環眾人都出房外，夫人獨自一人將房門閉上，長嘆一聲，濃磨香墨，題絕命詩道：

安身一殞有誰憐，虛度光陰三十年，

但願夫君偏性改，縱歸黃土也安然！題罷，淚如泉湧，哭道：“可憐十餘載恩愛夫妻，一旦分離，未免情傷。但今日勸諫不從，日後亦不免殺身之禍，反要出乖露醜，與其生，不如死了。”言罷，自縊身亡。

眾丫環見夫人進房已久，閉門不開，眾人說：“老爺從未與夫人歎氣，今朝言語駁叱，罵了一番，又動手打兩個巴掌，為著外人之事，夫妻惹起氣來。如今夫人閉門不開，不知吉凶如何？”眾丫環商議，甚覺慌忙，只得一齊動手打開房門，一見嚇得驚慌無措，都說：“不好了！夫人當真尋了短見。”素蘭叫：“金菊姐姐，你等看好夫人，待我往報老爺得知。”言罷急忙去了。內房丫環將汗帕解下，啼哭呼叫，灌下姜湯，夫人身體早已冰冷，那得復醒。

不表眾丫環驚惶，當時沈禦史在書齋中正做完假供，寫就一本要來朝奏帝，自笑道：“此一本上去，那管你天波府勢頭高，楊宗保性命難存，即使狄青是太後娘娘內戚，也逃不掉狗命。”寫就此本，正要去看龐國丈，只見素蘭丫環跑得氣喘籲籲而來，叫道：“老爺，不好了！”沈國清喝道：“賤丫頭，何故大驚小怪？”素蘭道：“不是小婢驚怪，只為夫人死了。”沈禦史喝道：“小賤人！敢來誑我！夫人毫無病症，怎言死了？”素蘭道：“夫人自縊身死，現有眾人尚在房中救喚夫人。”禦史道：“此不賢婦人，應該死的。”素蘭聽了，流淚道：“老爺，難道口頭上爭鬧幾言，就斷了夫妻之情不成？可惜夫人乃一位賢良誥命，翰墨名家之女，死得如此慘傷，老爺還不速往看看夫人能救活否？”沈禦史喝道：“賤丫頭胡說！你們自去救他，我不管了。他如此可惡，口口聲聲只罵我奸臣，還有什麼夫妻情分！”言未了，又見兩名丫環飛奔進來，啼啼哭哭道：“老爺，夫人縊死慘傷，我們多方解救，只是不能還陽了。”

沈國清趨奉權奸，厭惱夫人諫阻多言，竟將夫妻之情，付於流水，見丫環都來稟告，只得進內房，走近身旁，立著冷笑道：“尹氏，誰教你多管我的閒事！是你自尋死路，實乃口頭取禍，你死在九泉，也怨恨不得丈夫。”又回身吩咐丫環道：“速喚家丁掘土埋他。”眾丫環道：“老爺，不知怎生理法？”沈國清道：“即在後園亭中掘個土窖，以掩屍骸罷了。”眾丫環齊道：“老爺差矣！主母夫人曾受皇封誥命，是老爺結發夫妻，今日尋了短見，死得如此慘傷，理應開喪超度，然後棺停人士為安才是。”沈國清喝道：“賤婢！休要你們多管。”眾丫環道：“老爺，這是理該如此，算不得我們丫環多言。”沈國清喝道：“這是不賢之婦，死何足惜，有什麼棺槨成喪！那個再敢多言，活活處死！”說罷，出房而去。

眾丫環聽了，不敢再言，珠淚紛紛，人人悲苦，恨老爺心腸太硬，全無半點恩情。只得遵命，喚來幾名家丁，帶備鍬鋤，在後園中丹桂亭旁，掘開泥潭數尺。眾丫環伏侍夫人，沐浴了身體，更換新衣，頭上戴些花細釵環之物。時鼓打初更，前後有提燈引道，將夫人扛起，是日乃三月初三，新月早沉，來至後庭，家人丫環悲啼慘切，已將夫人埋入土窖中，上面仍用泥土泥浮松蓋掩，以免壓腐體骸。這是眾家丁丫環憐惜夫人受屈，不忍之心，不然，日後怎生全屍，這是後話不提。

是夜眾家丁丫環人人叩首，個個含悲，都道：“夫人受過王封，金枝玉葉之軀，慘死了不得棺槨安葬，皆老爺薄幸不情之過。”那沈國清親至亭心，看見夫人埋於土中，說道：“尹氏，你如今死了，是你命該如此，勿怨著我丈夫無情。待我來朝奉旨殺了焦廷貴，公事一畢，然後用棺埋葬便了。”說罷，回進書房，頭一搖道：“罷了，那有這等多管閒事的女子，竟不畏死的，還惱他留下詩詞四句，要本官改什麼偏性！”說罷，命家丁手持火把，前往國丈府中，令人通報，進內相見，即將本章假供與國丈觀看。國丈燈下看畢，大悅道：“此本甚是妥當詳明，待明朝呈進便了。”沈國清道：“夜深如此，告退了。”當日算得神差鬼使，有關尹氏自盡的緣由，禦史並不說明，是以國丈全然不曉。

次日，沈國清來到朝房，少停，萬歲登殿。文武朝參分列，值殿官傳過旨意，有沈禦史出班俯伏奏道：“臣奉旨審斷焦廷貴，初則倔強不招，次後用刑，招出：狄青失去征衣，冒功抵罪，焦廷貴受賄為證，李成父子除寇有功，楊宗保竟不察而屈斬，欽差孫武又被他封固倉庫，不許盤查，縱令焦廷貴毆打欽差，反劾孫侍郎詐贓。”又將本意供狀上呈，天子看罷，龍顏大怒，罵道：“潑天大膽的楊宗保，朕只道你是邊疆大臣，今日看來乃一大奸臣。深負國恩，目無王法，狄青等失去征衣，不該冒功抵罪，屈殺有功，著一併押解回朝治罪！”國丈一想，如若押解回朝，必被狄太後、余太君出頭，仍是殺不成，即出班奏道：“臣龐供有奏。”天子道：“卿且奏來。”龐國丈奏道：“楊宗保久鎮邊關，兵權統屬，如若押解回朝，誠恐被他風聞準備，萬一途中生變，為禍非小。”天子道：“卿之見如何？”國丈道：“臣思焦廷貴招認罪名，無庸再問，莫若密旨一道，賜其刑典，著楊、狄二臣即於邊城盡節，焦廷貴即於王城處決。未知我主龍意若何？”天子準奏，仍命孫武齋旨一道，即行密往邊關，著令楊、狄二臣速行受命，孫兵部監斬焦廷貴復旨。二奸得差大悅。眾賢臣人人驚恐，一同出班保奏，有富太師、韓吏部與天子面爭辯駁，天子只是不依。眾臣只落得氣憤不悅，無奈此時隨駕在朝，也不能往南清宮、天波府通個消息。那孫兵部奉了聖旨一刻也不停留即往天牢中調出焦廷貴。這位黑將軍還是罵不絕口，大罵奸臣烏龜，一程罵到西郊，早有天波府家丁打聽明白，飛奔回府報知。余太君聞言大怒，即時上了寶輦，親自上朝面聖，猶恐搭救不及，先命杜夫人、穆桂英往法場阻擋，不許監斬官開刀。若問天波府幾位夫人，十分厲害，這孫秀雖乃權奸，見了二位夫人也懼怯三分。只聽穆桂英喝道：“奉太君之命，刀下留人！”這孫秀那裏敢動，焦廷貴高呼道：“夫人速來搭救小將，不然活活的人要分作兩段了。”二位夫人道：“焦廷貴，不要怕，如若殺你，自有孫兵部抵命。”焦廷貴道：“如此方妙！”

不知余太君上殿見罵，救得焦廷貴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